

眼睛的故事

张葆莘著

眼睛的故事

張葆華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0

眼睛的故事

著者 張 葆 莘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廣平路 155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 094 号

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耗 1/32 印张：3 7/8 字数：69,000

1960 年 3 月第 1 版

196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-23,000 册

统一书号：10073·1473

定价：(八) 0.82 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是特写、短篇小说集，共收作品十篇。题材有反映农村的，有反映工厂的；也有写社会生活的。

第一组《将来》、《乔迁之喜》、《摩天岭南北》和《山村一医院》是写农村新人新事的。这里不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，不论教师或者医生，都站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，为社会主义建设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。第二组《楼上楼下》、《小王的歌声》和《有缘千里来相会》是描绘工人的。作品通过几个小故事，描绘了工人的技术革新和互相支援的崇高风格。

《眼睛的故事》通过意大利一个病孩就医的故事，生动地反映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区别。

目 次

将来	1
乔迁之喜	11
摩天岭南北	21
山村一医院	48
楼上楼下	57
小王的歌声	70
有缘千里来相会	77
驯熊世家	84
孤儿行	92
眼睛的故事	109

将 来

春天的果园，每一瞬間都在变化。昨天，果林还是一片烏黑，也許杏花突然会在今朝綻开。当杏花在春靄中蝴蝶般地飞舞时，串串白色梨花又从毛茸茸的母苞中钻了出来。接着，披满了新綠的海棠、花果，也嵌上了粒粒紅珠。但是，宋玉香却絲毫沒有覺察到这奇妙的变幻。

她是去年秋天，初中毕业后才回到家里来的。往年暑假、寒假归来时，她总爱在村里大影壁前边的广场上閑蕩，再不就到隣鄰大娘家串串，好象怕人家不知道她是中学生似的。这回可不大相同，只怪自己敗兴，沒有考上高中，丢人丢到家門口来了。秋天过去了，冬天过去了，花木已經发芽吐叶，眼看春天又要过去了，她还是悶在家里，連大門都懶得迈进一步。虽说自己也曾含着眼泪向老师和同学们保証过，回家一定好好参加农业生产，可就是提不起精神来。沒有考上学校！完了，現在什么都完了！

人們挖了一冬的大渠，全乡已經水利化了；过了春节，人們又千方百計地找肥源，今年的肥料要比往年多十倍，給高产化打下了基础；苦战了三夜，到处都植上了小树，提前两年实现了綠化；接着，又苦战了三夜，四害全部除尽，变成

了四无村。这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也没有惊动了宋玉香。对她说来，好象没考上学校比这些事都大似的。其实，正象支部书记孙长明说的：“满不过也就是芝麻大的事！”这是在苦战三夜，全村变成四无村的那天晚上对她说的。

那天晚饭后，她象往常一样，坐在炕上呆呆地出神，从玻璃窗向外观看着庭院。柴堆、鸡舍、猪圈，……这一切够多么单调无聊、平淡无味！再向远望去，王家的院子，李家的院子，都是同样的平淡无味、单调无聊！还是猪圈、鸡舍、柴堆……当她沉思的时候，这幅景象，使她又联想到了自己的命运。人家都考上了高中，说不定将来还要读大学，而自己却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。这鸡舍，这猪圈，这柴堆，真败兴！其实，这一切，在她童年时，也都曾经是美好的东西，只是现在才使她觉得没有意思了。现在，因为现在她是个中学生了！

忽然，随着院门吱呀一声，走进来一个人。她连忙回转头来，急煎煎地躺在炕上，佯做睡觉的样子。

“大妹子在家么？”

“在！”十岁的弟弟宋玉亮，代她回答。并向屋里扮了个鬼脸。

农业社政治主任、党支部书记孙长明，一脚跨进了门槛。她不得不懒洋洋地坐起来。四十多岁的孙长明，已经好几夜没有好好睡觉了，但他仍然是神采奕奕，脸上红喷喷的；而这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宋玉香，虽然是整天躺着、坐着、躺着，却象刚刚害过一场大病，无精打彩，灰溜溜的。孙长

明說：

“大妹子，看咱村怎样？在近年之內要实现五化：綠化、高产化、水利化、机械化、电气化。去年一冬加上今年开春，咱就完成它三化。现在又变成了四无村。准备从明天起，再苦战十天，来个文化大跃进，就变成文化村了。这不，我就是到天波府搬兵来了。”

接着，他詳細地介紹了苦战十天的計劃：要在十天之內，把俱乐部、业余剧团、歌咏队、球队、图书馆……都建立起来；在三天之內，把全村青壮年的文盲都組織到夜校里来。过去，村里沒有小学，孩子們念书还得跑五里路，所以全村只有五分之一的学齡儿童就学。现在，社里准备自己搞个民办小学。社管委会决定把民办小学这个任务交给宋玉香。在三天之內，把全村的学齡儿童都登上記，到学生家中去挨戶动員，三天后就要正式上課。孙长明說：

“将来，咱們給学校盖所楼房。电鈴一响，学生就走进亮亮堂堂的教室，都穿着漂漂亮亮的小制服，系着紅領巾。做起体操来，齐齐刷刷的。你还可以領着他們到果园去玩玩。站着队，打着小紅旗，吹号打鼓，唱着歌……你是咱村这第一所学校的第一个老师。所有的人都尊敬你。我見着你，也不能叫大妹子了，該叫宋老师啦。”

“校舍在哪儿？”

“这都是将来。眼下在庙里的东禪房，不但沒有电鈴，連桌椅还不齐呢！你还得自己搖鈴，自己……”

这天晚上，宋玉香翻来复去地好久才睡熟。她做了个

夢。沒夢見樓房、亮亮堂堂的教室，也沒夢見穿着漂漂亮亮的制服的學生做齊齊刷刷的體操。她夢見的是破廟，沒有桌椅的東禪房，里边一個學生也沒有，她一個人孤孤單單地站在院子里搖鈴。忽然從門后竄出一個人頭來，向她扮着鬼臉。這人很象自己的弟弟玉亮。她哭了。夢里哭，醒來還哽咽着：誰讓自己沒有考上學校呢！

第二天清早，她強打起精神來到街上。人們都用帶着同情的好奇眼光打量她。有的人還親熱地和她打着招呼。她怯生生地走進了第一家，她自己也不知道說了些什麼，反正家長強調家里勞動力少，孩子還要掙他自己的口糧，人家既然不願意，就趕緊走了出來；到第二家，孩子多，大孩子一上學，就沒人看孩子；第三家，大概對這位新教員不信任，干脆拒絕了……中午，她從最後一家走出來時，臉上籠罩着一團陰郁的神情，耷拉著頭，偏巧遇見了孫長明。不知怎的，一見孫長明，她委屈得真想哭出聲來。孫長明見到她，反而笑了：

“不要緊，後晌我找個人幫你，准成！”

下午，薛世厚二爺來了。這是一個滿臉皺紋，瘦瘦的小老头兒。他在村上輩份最大，無論誰見他都叫二爺。每年果熟，都由他看園。為了看園，他記住了全村孩子的名字。甚至每個孩子的習性，他都摸得到。孩子們雖然怕他，却不恨他，他是一個忠於職守的看園人。

“走呀！咱們找學生去！”

說着，他帶領宋玉香挨門挨戶地走去。每到一家，都尊敬地稱呼他“二爺”，然後請他上炕。他也就敏捷地盤上兩

腿，熟悉地叫出那家的孩子的名字，然后热情地说：

“明天社二楞上学去！他跑到园里摘几个果子吃，你在家也不知道。你们该怪二爷扣你们的工分了。大人劳动一天，到晚上，工分都从孩子的嘴上跑了。趁早，把他送到庙上去！这不，玉香就是咱们社上花工分雇的孩子头儿，她专门给咱们社员哄孩子……”

他很满意自己编出来的这一套，结合上了自己的业务。每多走一家，就又加油加醋地丰富一点，如说：“这回我可省心了，今年再丢果儿，我不找你们，干脆找老师！”再走一家，则说：“社上特为我找个哄孩子的，这回看园就省心了。”每说服一家之后，总是得意地向宋玉香笑笑，狡猾地眨巴眨巴他那双小眼睛，呶呶嘴，说道：

“妥了！把他的名字记上吧！”

宋玉香却有苦说不出，满心不高兴。因为她变成哄孩子的了。人家都念高中，说不定还要念大学，自己却回家哄孩子来了！破庙里的东禅房，自己摇铃，吵着哭着的孩子……什么都不怨，只怨自己没考上学校！

两天过去了，全村的学龄儿童都已登记。可是算来算去，比原来计划的人数还差一名。二爷坐在炕上掐指头，闭上眼睛念叨着，从街东数到街西，从南巷数到北巷，一名不少！原来，把宋玉香的弟弟宋玉亮忘了。

提起宋玉亮，二爷有段既愉快又不愉快的回忆。

那是去年初秋的一个夜晚，老人在园里捉到了宋玉亮。老人把他带到小房里，准备好好“审问”一顿。

“你到园里来做什么？”

“掏鳥！”

老人机警地用眼睛扫了一下，早就发现他的口袋鼓鼓的，装着两只梨。不摆出证据，最初总是要抵赖的。好，你愿意撒谎，就撒吧！等会儿，把你身上的梨搜出来，看你还掏鳥不？老人就装出相信的样子：

“掏什么鳥？”

“当然是黄灵子啦！”

两人从黄灵子、赤官谈到斑鳩和啄木鳥。什么样的鳥什么时候来，什么样的鳥怎样唱法，先是老人考問，逐渐地两个人互相卖弄起这方面的知識来。两个人有了共同語言。这时，老人忘了宋玉亮身上那两只梨，忘了自己的职务，忘了自己的年紀，忽然一下子年輕了，好象就是宋玉亮同样年紀的伙伴。两人变成了談鳥的好朋友。最后，老人甚至扛着耒把，拿着手电，一拐一拐地跟着宋玉亮掏鳥去了。两人互相显示这方面的本領，果然寻到一株高高的杏树。老人怕孩子爬不上去，还温順地蹲下来，让孩子蹬上自己的肩头……到了第二天，事情过去了，二爷才想起宋玉亮身上那两只梨。从此，他見到玉亮，既不提梨，也不談鳥了。那天夜晚的返老还童，給他留下了愉快的印象；但有时想到那两只梨，却又觉得上当了，使自己失了职，便有些不高兴。

二爷对宋玉香說：

“剩下的宋玉亮，我不管了。你自己‘負責’吧！”

說完，他已經迈出房門，好象忘掉了一件秘密事兒，忽

又轉回，好心地小聲說道：

“這小子太鬼，你可小心點！”

宋玉香淡淡然，對二爺的好心並不表示感謝，因為她還沒有忘記“哄孩子”，雖然二爺幫了個大忙，但這一點，是說什麼也不能原諒的。不過，說服弟弟，倒真是件難辦的麻煩事！忽然，窗外閃過一個奇怪的小腦袋。這是娘昨天給玉亮剃的“土分頭”。四周用剃刀剃得光光的，中間齊生生地留一撮小長毛。為了這“土分頭”，玉亮今天老早就起來了，在人們未上工之前，就跑到街上串來串去，最後還在影壁前立了半天，娘喊他吃飯，都只聽應聲，不見人來。現在，這個“土分頭”在院子裡晃了幾晃，又在做什麼呢？她立起身來，注視著他。只見他悄悄地拿起爹的挖撓和小鏟，回首顧盼了一下，一溜煙便不見了。她走出院子，信步尾隨在他的身後。他拖著一雙不合腳的大鞋，穿件又寬又大的棉袄，只是褲子又小又短，褲腿吊掛著。搖擺著那個發青的後腦勺，向南走去。看樣子，這是一樁秘密。她不愿意放過這已經落到手裡的秘密。她的好奇心驅散了她那沉重的心情，只是思索著他是做什麼去，只是全神貫注，警覺地跟著他，怕他發現。那是一個月以前，好像也曾發生過這樣的事件。清早，爹爹起來之後，要去修樹，但是挖撓、小鏟都不見了，怎麼找也找不到。問玉亮，原來他也不見了。大概他是天未破曉就起的床，早就不知去向了。爹氣得坐在門檻上吸著煙。一會兒，玉亮回來了，爹在他身上搜出了挖撓、小鏟、小刀。

這一次，他又悄悄地拿走了挖撓、小鏟。

宋玉香不知不觉地和他走出了村子。呀！这是什么时候有的一条大渠！过了南大渠，便将她引入了一片绿色的海洋。

宋玉亮一头钻入果园，顺着一条蜿蜒的小径走去。果园里的花已开过，只是最贪睡的枣树刚刚醒来，伸伸懒腰，还来不及开花，先把闪闪发光的翠叶放了出来。梨、海棠、葫芦冰，都已成形了。园中虽然没有人，已经不复寂静了。各种鸟都嘯动歌喉，尽情地赞美着这人间的天国；不时地从村中传来母鸡咕咕的叫声，召唤人们去取鸡蛋；啄木鸟在啄食虫子时的声音，就象沉重的斧砍声一样。转了几转，不知越过几道土埂，几条支渠，玉亮方始停下，跑到一个土堆跟前，迅速地蹲了下去。他拿出小罐，忙碌地扒着。扒着扒着，忽然惊喜地喊道：

“出来了！”

待他抬头一望，才发现姐姐宋玉香。

“你看，出来了！”

一株幼小的树苗，从扒开的土堆里，羞答答地露了出来。宋玉亮坐在土堆旁，用手爱抚地摸着它的嫩叶，骄傲地对姐姐说：

“这是我接的！”

他讲起了自己在清明那天，怎样偷偷地跟着“整劳力”，看他们怎样接树，自己又怎样拿着工具（他没讲是偷来的，也没讲因为这事挨打的事）效仿他们。然后，认真而又神秘地说：



“不过，我接的和他们的不一样。这是一棵不带核的桃树！”

接着，他讲述着自己的想法——不，按着他的说法，不只是想法，而是完全可能的，什么母子接上什么枝条，再怎样压接，一定能接出一种没有核的桃来。

“将来，你吃我这种桃，就象吃馒头一样，一口一口地咬下去，不用吐核。”

他那种十分肯定的口气讲出来的天真的幻想，立刻唤起了宋玉香的幻想。她没有想这是否可能，只是在自己的心头产生了一种想法：大概只要有幻想，就有可能实现。不然，为什么孙长明那么相信将来，而这个梳着“土分头”的“半劳力”也那么相信将来呢！这时，大渠的水下来了，发出轰轰的声音。伴着这震耳的吼声，她想的不是无核的桃树，而是将来。孙长明不是说近年就要实现五化么！她顶玉亮回来时，仿佛领着一个穿着漂漂亮亮的制服的学生，走向一座新盖的楼房，亮亮堂堂的教室。就在这刹那，她忘了自己没有考上学校，也忘了破庙和东禅房。果然没出二爷所料，她上了当了——不过，她不是上了玉亮的当，而是被生活的魅力慑服了，被幻想俘虏了。

当她领着玉亮走回村时，一边走着一边盘算着明天的第一堂课。走进村子，望一下破庙，她仿佛也看到了那高大的楼房、漂亮的教室，好象在校园里还栽植着好些株无核的桃树！

一九五八年四月于百姓营村

乔迁之喜

說的是，西小庄北巷路东南院的薛世厚老汉，娶妻王翠花(这是土改那年现取的名儿)，膝下无儿无女，老两口儿是从小的夫妻，相处得倒也十分恩爱。那薛世厚自打下生，就一直住在这所座北朝南的老正房。他还在炕上打滚时，太阳就从这扇窗戶晒过他的屁股；娶亲时的双喜字，也是贴在这扇窗戶上的。

今年是大跃进年，啥事都在大变。一辈子没有搬过家的薛世厚，如今也搬了家。而且在几个月之内，竟一连搬了好几次！

事情发生在今年五月，先打杏园里的杏儿说起。杏园里的杏儿已有酒盅大小，挂在树梢上的已经发了黄，远望去，串串玉珠，压得枝儿纷纷躬腰下坠。按老规矩，园里该住得人了。一天，社主任将薛世厚唤了去，说是社管委会决定要他去看园。老汉听了，感到社上这样信任自己，心中甚是欢喜。但要离开妻子，到园房去住，却必须回家和老伴商议一下，才能决定。读者，你道那薛老汉是怕老婆？只因合作化那年，老汉入社是自己做的主，没跟老伴商量。结果，吵呀，吵呀，足足吵了三天三夜。从此，他遇事便和老伴商

量一下，免得再发生齟齬。薛世厚回到家里，如此这般，将社里的决定说了一遍。谁想，老伴听罢，竟一百个同意，一千个赞成，还主动提出要每天给他送饭。薛世厚心中暗喜，想道：“到底是自己的老伴！”

自此薛世厚整天荷着耙子在果园中转，东耨耨，西望望，耨的既认真，看的又负责。每到夜间，就宿在园房。只是不久，他就发现树上的杏儿被人偷了；再一注意，每天都在他耨过的树下发现新的足迹。“可真奇了，”老汉自付道，“自打搬进园来，哪天不是脚不离园眼不离枝地看着，可怎么没见到这个偷杏的人呢！”他感到自己失了职，着实难过：社上把公共财产交托给自己，可是自己却眼看着它天天在丢！使他更难过的是，这脚印偏偏都是在饭后发现。老伴爱贪小便宜，他是知道的。难道真会是她不成！虽然有几分迹象，使他揣测到是老伴每天借送饭来干的。可是他又不希望这是事实，这不是太给他脸上抹灰了吗？他想：“还是宋家的二楞呢！二楞不是每天都到园埂来掰金针花么！”

这天，他正在拾落杏，刚要立起身来，只见迎面树丛中闪现一个人影。他蹲定了，心想：“这遭可撞上了！准是二楞！”仔细一瞧，原来是老伴送饭来了。自从看园以来，老伴几乎每天都特意给他做点合口的；三天两头还沾壶酒。因此，每天他都象孩子一般盼着饭，总期望能有点好吃的，当然最好是有点酒了。

“有酒么？”说着，他便拨过小篮。老伴将小篮往身后一挪，吓唬道：